
ICANN72 | 虚拟年度大会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CPH
太平洋夏令时 (PDT) 2021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四 — 10:30 至 12:00

亚伦·吉美内兹

(Aaron Jimenez): 本次会议现在开始。请开始录音。

[正在录音]

亚伦·吉美内兹: 大家好。我是亚伦·吉美内兹。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 (CPH) 的联合会议。

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

本次会议提供六种联合国语言的同声传译服务，包括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大家可以点击 Zoom 中的“口译”图标，选择在会议期间要收听什么语言。

如果讨论组成员想发言，请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从同声传译菜单中选择了你要讲的语言。另外，请务必将所

注意：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有语音通知设为静音，吐字清晰、放慢语速，以便口译人员进行翻译。

本次讨论在 ICANN 董事会和 CPH 之间进行，因此，我们不会有听众提问环节。不过，所有与会者都可以在聊天窗口中留言。

请使用聊天窗口中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复所有讨论组成员和与会者”。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看到你的留言。

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按钮。

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发言。

马腾·波特曼：

谢谢亚伦。欢迎，唐娜 (Donna)。欢迎各位来自签约方机构的成员。我还记得当初在公共利益注册管理机构 (PIR) 时曾去聆听过这些会议，不过现在距离那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真的很感谢这些机会，在 ICANN 与社会各界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坦诚和自由的对话，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使命。

因此我很期待这些讨论。期待着找到前进的道路，并不断想方设法，改进我们共同的工作。

下面，我要请贝基来主持这次会议。

贝基，你愿意接手吗？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不，绝对（听不清）。

大家好。这是董事会最后一次选区日会议，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选区日现在需要三天，一周，实际上是三周，所以我想这是合适的。

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希望大家在 ICANN72 期间过得愉快。如果是在西雅图见面就更好了。

不过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对话吧。我相信我们有一个董事会提出的问题和一个签约方机构提出的问题。我想我们先从 CPH 的问题开始，所以接下来要交给阿什利 (Ashley) 或萨曼莎，或者其他人来介绍这个项目。

萨曼莎·德梅特拉

(Sam Demetriou):

谢谢，贝基。我叫萨曼莎·德梅特拉。向今天的参会者介绍一下，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感谢大家抽出时间。非常高兴我们延续了将最好的董事会会议留到最后的传统，也就是和 CPH 的会议。

唐娜·奥斯汀 (Donna Austin) 将代表 CPH 提出这个主题，所以接下来要交给唐娜。

唐娜·奥斯汀:

谢谢萨曼莎。我是唐娜·奥斯汀。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我想优先权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也许注册服务机构也一样，因为哈维尔 (Xavier) 和贝基已经在社群内就优先权进行了对话。我也感谢哈维尔和贝基与社群进行了一些非常艰难的对话，当然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试图理解一些挑战，那就是我们怎么能给已经完成的工作排列优先级，这究竟是谁的职责和责任。

因此，我认为，你知道，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想说对话一直都很艰难，当我们与哈维尔和贝基交流后，在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内进行一些讨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想这是比较新的问题。我们在过去已经谈了很多关于志愿者倦怠的问题。在社群内，我们已经认识到，志愿者社群做了很多工作。

最近，该社群通过审核小组和一些政策制定流程 (PDP) 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建议在同一时间碰撞到一起并提交给了董事会。

与哈维尔和贝基的谈话显示，我们在过去听到了很多关于志愿者倦怠的问题，但我们开始听到更多的是志愿者感到无能为力或灰心丧气，因为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有时花了很多年来进行的工作没有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得到实施。我想社群的期望是，你知道，时间框架，也就是，如果 PDP 被 GNSO 理事会批准并提交董事会，那么根据 ICANN 章程，董事会应该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处理。我认为，即使是章程规定审核的审核小组，也期望董事会将在六个月内考虑这些问题，我认为就是这样。这也是章程中的规定。因此，我认为社群对事情的处理方式有一种期望，这是章程中所规定的，也是我们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事。

所以我认为这很令人担忧，你知道，我们在内部讨论过，如果志愿者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他们的行动没有在合理的时间被董事会采纳或被组织执行，那么不仅会导致志愿者倦怠的后果，而且志愿者会感到没有能力或没有动力接手新的工作。

所以 — 我们也担心 — 我认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承认 — 我们希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帮助促进讨论，以了解我们如何才能进一步帮助 — 我知道过去已经做了很多关于界定审核范围的工作，这样最终就不会出现一个审核有上百

条建议的情况，或者不会有 PDP 产生的建议难以实施的情况。所以我知道我们为了将来的努力，正在做大量的工作。

我知道 GNSO，当我还在那里时，做了很多改进 PDP 流程的工作。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因为有这么多建议似乎都积压在董事会那里，而现在似乎在开展一项回溯工作，来给这些建议排列优先级，我们担心，你知道，ICANN 对外和对内的信誉度和合法性。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社群，要花太长的时间才能通过一些东西 — 这似乎是董事会的一个瓶颈 — 然后在实施之前似乎又增加了额外的流程，那么这就会对社群产生一种寒蝉效应，不利于他们开展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认为，我们想向董事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基于以上背景，董事会是否考虑过 ICANN 组织要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实施建议这样一个问责制概念？我们理解存在一些挑战，有很多建议可能很难实施，但这里是否存在一个董事会满足章程和社群期望义务的问题，即社群期望工作比现在更快地付诸实施？

谢谢贝基。

贝基·拜耳：

谢谢。谢谢唐娜。正如罗莉·舒尔曼 (Lori Schulman) 在聊天中指出的那样，确实这个主题本周一直贯穿于各选区，对董事会和组织都非常重要。

我想请马修 (Matthew) 开始 — 在这里给出董事会的第一个回应，但同时，艾芙丽 (Avri)，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最近了解了审核建议的情况。我认为这些信息，其中的统计数字也是相对有用的信息，可以与大家分享。

所以先从马修开始，然后艾芙丽补充。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也谢谢唐娜。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认为整个社群、董事会、组织和社群本身都感受到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以及导致这些积压的复杂和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们从社群的各个部分了解到，他们认为工作被积压下来，包括但不限于在董事会层面，认为事情的进展似乎不够快，实施的推进也不够快。我们理解社群的挫折感，特别是考虑到，如你所说，他们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制定这些建议。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增加我们工作的透明度，如何提供更多信息说明当下的情况，以及董事会针对这些建议正在采取的行动。

我们非常清楚社群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非常希望看到我们集体向前迈进并采取措施，例如，优先级框架，以帮助缓解这些挑战。

在董事会层面，有很多工作正在进行。也许艾芙丽或其他人可以谈谈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董事会决策委员会小组，它们一直在关注所有审核和新通用顶级域政策建议，我们有董事会决策委员会小组在参与标准化访问/披露系统 (SSAD) 和 SSAD 的运营设计阶段 (ODP)。因此，这些工作一直在进行。虽然给人这种印象的同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我们提高这项工作透明度的必要性。我认为 — 我认为 — 我会把这个问题交给其他人回答，但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承诺和认识，就是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社群了解我们在不同工作中所做的努力。也许这可以作为第一个意见。

下面交回给你，贝基或艾芙丽？

贝基·拜耳：

我想，艾芙丽，你可以提供一些背景，说明我们在积压建议方面的情况。我认为那很值得，也很有用。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当然可以。我是艾芙丽·多利亚。我没有检查声音，但愿大家可以听到。

好的，看一下我们选择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是由组织方面为我们收集的，董事会组织效率委员会 (OEC) 负责跟踪审核和实施的进展。

提交给董事会审议的建议总数为 241 项，这些建议来自沟通协调工作组 (CCT)、注册目录服务 (RDS)、ICANN 问责制和透明度第 3 轮审核 (ATR3)、第二轮 DNS 安全、稳定和弹性审核小组 (SSR2) 和工作阶段 2 (WS2)，稍后我会说说 WS2 的情况。董事会批准的建议总共有 166 项，占比 69%。董事会驳回的建议总共有 18 项，占比 7%。被搁置的建议总共有 44 项，占比 18%。剩下的建议，占总数的 6%，还在推进当中，这些建议全都还在研究中。

就待决状态的建议而言，很多建议已经在实施队列中，但基本上就是这些数字。

对于那些被列入待决状态的项目，以及那些往往是人们最关心的项目，工作人员正在努力确定问题，研究需要做些什么来启动一个流程，以便董事会能够做出最终决定。组织一直在与实施团队接触。尤其是 SSR2。而且，你知道，那将会考虑在内。

最后一件事，我想说说 WS2 — 我也希望这是你所期望的，贝基。最后一件事是关于 WS2，它已经从队列中拿出来了。在研究所有这些优先级排列、优先级排列的需要以及社群对如何排列这些工作优先级的话语权的同时，特别是因为这是 ATRT3 的建议，假定社群支持 ATRT3 的建议，那么除非在其他地方的意见和评论中另有说明，否则 WS2 基本上会被单独拿出来，并开展相关工作，这是董事会今年和明年的优先事项，要尽可能地完成这部分工作。

另一个我们显然已经从队列中提取出来立即处理的项目是整个 ATRT3 的建议。我们应该优先考虑通过队列的方式来工作。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

我看到唐娜和萨曼莎，我不知道谁先举手、谁后举手。所以，请。

萨曼莎·德梅特拉：

唐娜，请你先讲。我想是你先举手的。

唐娜·奥斯汀：

谢谢萨曼莎。

谢谢艾芙丽提供的统计数据。我认为我们对统计数字感到失望的一点是，它们只是数字，而没有提供实质内容，你知道，当你说某个工作将要实施时，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我想还有其中用到了哪些资源。如果它的实施超时，那么如何追究行动的责任？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对统计数据的关切之一。我们当然对提出了大量建议表示赞赏，但我们不明白的是，你知道，实施这些建议需要多长时间、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挑战？

还有，马修，我想接着你说的一些话。我认为其中一个 — 你知道，仅仅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哈维尔正在做的优先级排列感到纠结的是，如果这些东西已经搁置一边两三年了，那么排列优先级真的是社群的责任吗？你知道，我不知道社群实际上要怎么样做，才能回溯性地排列这些工作的优先级。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资源管理问题，是董事会和组织的责任。我想这又回到了我们的问责制问题，也就是说，这是谁的责任，谁要负责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尽力做这些事情？

谢谢。

贝基·拜耳：

在萨曼莎和跃然 (Göran) 发言之前，我只想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完成了组织的重组工作，以便设立一个规划部门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 241 项建议，我认为就我们过去从审核中收到的建议数量而言，这几乎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因此，我认为，特别是从 CCT 开始，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完成所有这些建议，特别是当它们相互重叠，有时相互冲突的时候。

因此，就问责制而言，组织确实采取了措施，设立了一个规划部门，以使这项工作成为组织考虑的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董事会一直非常关注对这些活动的监督。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对这一进展感到满意。我只是想指出，董事会和组织知道这一点，并且已经采取了措施来解决。遗憾的是，它所花的时间比较漫长，不尽如人意。

萨曼莎，然后是跃然。

萨曼莎·德梅特拉：

非常感谢，贝基。

我是萨曼莎·德梅特拉。

我认同你的见解，贝基，关于组织已经采取方式做出改变并取得进展，试图解决这些未完成的审核小组建议。

我认为审核小组的建议是我们过去在组内进行大量对话，还有很多一次性对话的成果。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仅仅是在董事会和组织之间，还有开展审核的社群，对吧？

因此我认为，我们开始看到，尽管有点缓慢，但在审核这个主题上事情正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对吧？我认为每个新的审查小组需要理解，他们的工作范围也许应该收窄一些。他们应该更专注一些。我认为董事会对 SSR2 建议的行动，指出这些建议无法被接受或无法被批准的一些地方，因为它们牵涉到政策制定，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积极的举动。而且我认为，在 ATRT3 提出的一些关于未来应如何进行审核的建议方面，我们甚至看到了更加积极的举动。

不过，我还想问一下 — 我感谢艾芙丽分享的那些统计数据。我认为，从很多方面来看，从原始数字和数据的角度来看，这非常具有启发性。

但我也想借此机会问一下 PDP 建议，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特别是作为签约方感兴趣的另一个关键领域。而且我知道那里还有一些未解决的 PDP 建议。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权利保护机制 (RPM) 审核第 1 阶段的建议被多次引用，今年早些时候理事会已经批准这些建议，但董事会还没有通过。

所以，如果董事会有人可以谈谈这方面尚未完成的工作，我想我会非常感激。

谢谢你们。

贝基·拜耳：

谢谢萨曼莎。

跃然？

马跃然 (Göran Marby)：

谢谢。我非常希望此次会议成为一个积极的讨论，而不是一个怪罪游戏，谁应该对什么负责，因为我真的认为 — 我以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 我们已投入其中。

我的意思是，一年半以来，我一直在和你们对话，董事会也一直在和你们对话，告诉你们我们会做到这一点。当涉及到建议和 PDP 时，就有一种追赶效应。我们已经谈过这个。

正如贝基所说，我进行了重组以尽可能多地准备。董事会自身进行了重组，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这很难。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有很多不同的议程和观点。

提醒一下，现在在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他们正在讨论董事会应该 — 在 GAC 建议中优先实施 SSR2，这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绝对没有冲突。社群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观点。

而且我相信我们需要在许多事情上做得更好。

你提到了建议。是的，我们有大量的建议。它需要董事会能够对任何单独的建议进行审议，而不是说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提出审议意见。组织为董事会准备了这些建议。然后董事会必须自己讨论每一项建议，然后才能继续。仅仅为了达到这一点，所花费的时间就是巨大的。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也看到，有些建议如果我们接受的话，就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章程。它们与政策相冲突。但我们仍然必须尊重并单独处理它们。

说到 PDP，我认为 — 我以前说过。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政策建议，我们也进行了很多讨论，例如，与 GNSO 理事会的讨论。实际上必须处理它们，因为它们是新的，它们是创新的，但它们有时缺乏某种流程来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第 1 阶段的建议 7 和建议 12，它们也需要一些时间。而且因为我们想要保持透明，我们与 GNSO 理事会和实施团队进行对话，因为我们认为由董事会做出这些决定不符合章程规定。

回到我的最后一点，我学到的一件事是，我们需要理清早期的工作。看一下 SSAD。我认为 SSAD 表明了拥有一个 ODP 的重要性。我知道有一些人 — 它只是在我们的所有其他工作上增加了一个层次。

只是 SSAD ODP，我认为它增加了一个网络研讨会，与社群讨论一些复杂问题 — 现在说到 ICANN 会议，我就迷糊了。但是现在，在几次会议之后，它证明了实施社群政策有多复杂。而且，我们最好是在它提交董事会之前进行这种对话。

你知道在下一轮的新通用顶级域后续流程 (SubPro) 中。你已经看到了范围界定。你已经看到被纳入考虑的所有问题。我认为你批评了我们，而且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董事会已经采取行动并告诉组织，我们不能用以前的方式进行下一轮的工作。它必须更加透明。董事会希望在真正做出决定之前，进一步了解有关影响。我们希望确保在有问题时，GNSO 理事会发挥参与制定政策的作用。

我一直说 PDP 做得很好，但这其中有很多是运营方面。我想你也知道，还有很多依赖条件，我们必须研究。域名冲突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我们需要与社群合作。而且我认为，一个好的结果 — 很难再说别的了。你知道，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预算。这么多年来，这个小组提出的最严厉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而你一直在把 — 我认为这也是对的。你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看看这些钱。看看这些钱。

我们正在扩大 ICANN 组织，我们正在做所有的事情。找人是另一回事。

我真的为我的员工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也为董事会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但我也说 — 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改进的。马修谈到，没错，我们会研究如何做到更加透明，提供更多信息。还要记住，更加透明和编写更多报告将需要时间，因为编写更多报告将需要更多时间。

但我认为 — 我听到了这些意见，我认为我们肯定可以改进。但我也认为，我们对审核、审核的范围界定、还有来自社群方面的审核的实施进行了更大的讨论。

工作阶段 2 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很多未决问题实际上是属于社群的。

因此，如果我们 — 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讨论。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积极的讨论。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讨论

一下投入和产出，以及 ICANN 的透明度在决定了新章程和董事会的角色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你认为董事会应该做更多决定，那么我们可能也要研究一下章程。但我其实担心的是，最后说“我想拥有这个，所以你应该优先考虑这个”，而不去和社群交流。我认为我们需要这种对话。

现在，我们已经 — 我们已经完成了 — 我们支持了超过 4000 次电话。我们已经为董事会准备了数百项建议，同时我们正在实施这些建议。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增加 ICANN 组织内部的人员数量，以便能够完成这一产出。

我认为我们大家正齐心协力投入这件事。因此，我不想玩怪罪游戏。我们共同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贝基·拜耳：

谢谢跃然。马腾。

马腾·波特曼：

好的，谢谢。谢谢你提出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如果这是社群的关切，这是你需要表达的，那么这就是发声的平台。所以很感谢你。

但是，事实上，我想强调一下之前说过的话 — 萨曼莎也提到了 — 就是我们如何一起把事情做得更好，因为很明显，我们需要排列优先级。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需要做这些事情。

而最古老的“先进先出”原则是行不通的。这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强烈感觉到这是我们进行优先排序的原因。

我们也认识到，如果我们找到了就建议，就 PDP 建议达成一致的方法，把它们从清单上删除是另一件事。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做得更好的地方。

因此，我们以这种方式参与真的很重要，正如在组织内部所解释的那样，它已经进行了重组，以发挥这一职能，并能够促进这一职能。在董事会内部，我们也在跟进所有这些主题，不仅关注社群，也关注工作。而且在过去两年中，董事会的 Zoom 会议时间比我们正常的面对面时间要多。

但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走向一个自上而下的模式，除非社群说这是未来的方向。但我们认为这不应该是，因为是多利益相关方的自下而上的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而且，的确，正如有人建议的那样，我们拥有了一些东西。展望未来，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也能更好地把它们加入进去。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 (ATRT) 确实为此提供了一些进展。

具体到 RPM，目前我们的 SubPro 决策委员会正在准备。
也许，艾芙丽，你可以具体说说，因为萨曼莎问到了。

艾芙丽·多利亚：

当然。谢谢。

是的，SubPro 流程，尽管 — 决策委员会，尽管我很清楚它的范围不仅仅是新通用顶级域，但它与新通用顶级域密切相关。所以它在 SubPro 决策委员会中。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开始准备向董事会提出一项建议和动议，以便董事会能够就接受与否作出决定。

我承认它被排在了启动 ODP 等工作的后面。因此，如果要追究过错的话，可能有部分是我的错。我也很乐意认错。

但现在基本上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介绍，我们将尽快把它提交给董事会，然后再继续后面的工作。所以这就是目前的基本情况。

贝基·拜耳：

阿什利？

阿什利·海内曼

(Ashley Heineman):

好的，大家好。我是阿什利·海内曼，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

我想也许要退后几步，也许要在这里做一点澄清。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过错”或“怪罪”这样的字眼。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多次提出这个话题。我只想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希望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对话。我们希望这是一次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对话。

我认为 — 让我们抛开谁是谁非的问题，继续向前推进。让我们想出一个办法。

我认为现在最令人关切的是积压的问题。我想我们高兴地看到，有一个向前推进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而它的形式就是优先级排列框架。这是一个很棒的举措。

但我不认为这能在短期内帮到我们。我想我们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们可以讨论如何看清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来推动事情向前发展？因为，坦率地说，我很担心。我非常担心。众所周知我是个胆小鬼，所以我想这一点并不意外。

我对人们如何看待这个模型感到担忧。

我对《网络和信息系統安全指令》(NIS2) 感到担忧。我担忧其他政府的努力，尝试处理他们认为在其他地方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有时他们认为这里的问题解决得不够快。

我理解其中的复杂性。我们都知道其中的复杂性，这些问题都不简单。但我们必须找到前进的方法。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如何才能进行这种对话，认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

我认为我们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做。所以让我们坐下来，想出一个办法。

我也关注在 ICANN 之外发生的其他事情，（听不清），我们做什么，以及我们怎么做。进入另一个轮次将会很困难，但我不希望看到我们所有的努力被外面的其他努力所颠覆，后者可能会真正改变和调整一些事情。

因此，再次感谢你们所有人，非常感谢你们抽出时间来与我们交谈。这真的很有帮助。听起来我们认识到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它们？排列优先级是一个办法。但我们目前的情况如何呢？所以我只想向小组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想到了一

些好办法。我们能不能与你们更紧密地合作？我们怎样才能取消其中的一些实施审核小组 (IRT) 并继续前进？我就说到这里吧，因为我开始絮絮叨叨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贝基·拜耳：

跃然，你举手了。是之前举的还是现在举的？

马跃然：

是之前举的。但我要对阿什利说，我的意图不是说你给讨论带来了消极意义。我只是说 — 我说的是，应该从不制造消极讨论的角度来看，因为我知道有时工作很难。我们有时会因为以某种方式听到某些东西而使自己两极分化。

所以，阿什利，如果我的意见被理解成说你是消极的，你从来都不是消极的，阿什利。

顺便说一下，我喜欢你的新发型。

贝基·拜耳：

谢谢。

阿什利，我认为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也就是要清除一些现在在 IRT 方面被无限搁置的事情。

我们最近做出了一些决定，我们认为这些决定将有助于推进快速政策制定流程 (EPDP) 第 1 阶段的建议 12 和建议 7，这将理清前进的道路。

有一个问题 — 可能带有一点挑衅，那就是：我们认为董事会推动社群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关于 SSAD 的 ODP 正在进行中。我想我们听到的是 — 那是在 GNSO 理事会的全力支持下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我想董事会认为这意味着 — 章程说除非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原因说它不能推进，否则它就应该推进，而这是它应该推进的方式。

但与此同时，社群中有很多人要么说它的使用成本太高，要么说它不能提供人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有一个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让我们觉得 ODP 是必要的，那就是要真正了解这里涉及到了什么，为什么它不可行，它将花费多少钱，此外还要给董事会提供它需要的工具来做出这个决定。

但我想问题是，你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在一些地方暂停，并且说，好吧，我们做得对吗？我们现在是否想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我们是否需要暂停一下？那是一个带有挑衅意味的声明。但我确实认为，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复杂的优先级对话的

一部分，这是 — 而且这稍微涉及到唐娜关于谁应该做这些决定的问题。

我们认为董事会没有权力来做这些决定。但问题是：当我们需要发起社群内的对话时，董事会是否更有责任去激发人们的兴趣？

唐娜，然后是萨曼莎。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你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观点。

ICANN 的流程不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实际上产生了摩擦 — 所以其实没有一种方法来找到一条清晰的路径，来解决你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社群，非常 — 我们与董事会存在一种非常敌对的关系。你知道，我们与社群的不同部分也存在敌对关系。

因此，当我们谈论多利益相关方、自下而上、基于共识的模型时，我认为它一度发挥作用，而且运转得非常好，但是 — 我们在 GNSO 中进行过很多这样的对话，谈到 3.0 时，现在在社

群中存在很多摩擦。有些人出现在 ICANN，是因为收了钱，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模型了。

所以我认为，你知道，我的想法是，社群和董事会需要很大的勇气来重新思考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哪些事情是真正重要的。你知道，社群对这个模型失去信心，这种想法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对吗？因为关系到信誉度和合法性。如果我们内部都不相信这个模型，又怎么能在外部向 ICANN 推广这个模型呢？

所以我认为，作为社群，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勇敢的对话，也许董事会可以促进这个对话，讨论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这个模型，我们是否能够实现这个模型，还是说我们只是继续在口头上支持它，并且在适合我们的时候利用它？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 — 这是一个必须在社群内进行的勇敢的讨论。我认为布莱恩·库特 (Brian Cute) 的努力是一种尝试，但它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行了，因为我们各自安居一隅，而且不准备妥协。但我真的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对话，社群必须进行这个对话，我也希望看到董事会来主导这个对话。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唐娜。萨曼莎，我想下一个是库尔特 (Kurt)。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贝基。我首先要说，我相信这个模型，对吧？我认为我们所有人今天在这里的原因，以及我们所有人不断现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相信这个模型。

你知道，我认为唐娜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这个模型的持续可行性需要持续关注，对吧？我认为这绝对没错。我认为我们需要不断进行这些艰难的对话。

摩擦或分歧对这个模型不利，对此我可能无法苟同。我认为正是这些多元化的观点赋予了这种治理形式合法性，对吗？我认为，如果你没有 — 如果每个人都在每一件事上达成一致，那还有什么意义，对吧？

我有点忘记我为什么举手了。是贝基提到的一些事情。哦，我刚刚想起来是什么。请原谅我的脑袋不够用。

贝基，你问到了董事会的作用，我们怎么才能提前就事情的发展是否偏离了轨道或者也许没有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进行对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要问自己的非常好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如何继续良好运作这个问题一脉相承，对吗？

我想我们所看到的是，也许每一件事都井然有序 — 你知道，一个小组负责一件事，把它给下一个小组，把它给第三个小组 — 这也许不是开展工作的最佳方式，因为话题和主题是如此复杂，对组织或社群有影响，而我们也许无法一直关注它。

而且，你知道，跃然今天早些时候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或话题，那就是早期参与有意义吗？不要过于简单化，我当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答案，或者这将解决一切问题，但我们有一个现成的结构，董事会现在任命了 PDP 联络人，我想还有审核小组联络人。我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机制，试着增加一点责任，以便理解既然董事会不在那里影响政策结果，那么有没有更多空间让董事会成员提出关切，或者，你知道，至少在事情 — 在政策讨论可能朝着一个非常难以实施的方向发展时，适时提出警告？

我不是说以任何方式主导结果，但这是值得了解的。对于参加 PDP 的志愿者来说，如果你一直为之努力的事情不能落地，这也值得了解，对吗？我认为这有助于对话。

所以我也许会建议，这是我们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时可以探索的地方。

贝基·拜耳：

谢谢萨曼莎。我认为这个意见非常好。董事会一直在关注和研究董事会联络人的适当作用，因为事实上他们的作用不是为了影响结果，而是为了提供帮助。萨拉一直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也许值得一探究竟，看看我们是否做对了。

但我认为，有时，这不仅仅是一个偏离轨道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关于 SSAD 的对话，在从统一访问模型 (UAM) 过渡到 SSAD 的过程中也许我们没有停顿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社群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一旦确定关于发布的决定需要留在签约方处，这个决定的影响是什么，也就是分析在法律下可以做什么，以及 SSAD 是否将与其余正在寻找的（听不清）一起交付。

我只是认为，回过头来看，也许我们应该在那时有一个清楚的对话，以确保社群里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的影响是什么，也许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后来的失望和困惑。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马腾，请继续。

马腾·波特曼：

好的，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观点。也感谢你提到并注意到联络人报告。基本上，我们只有在被邀请时才能派出联络人，但我们确实建议这么做。而报告对我们来说，也确实是一种保持透明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认同的角色，以及我们想要交流的方式，让董事会成员、新董事会成员还有社群了解可以期待什么。

所以我们征求了意见，并继续欢迎提供意见，说说你们是否认为这应该改变或改进，或者有没有机会使它更完善或更有用。

与此同时，我也非常赞赏，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那就是我们不仅看到社群去找董事会，董事会又去找社群的另一部分，而且看到董事会成为了人们倾诉的对象。我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社群在早期阶段的参与。在这里，你可以省去一些步骤，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到，来自这个或那个 SO 或 AC 的意见可能是什么。

因此，我认为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在整个社群建立这种联络人网络，可能是一种有助加强讨论的方式，并确保一旦意见提交到董事会，我们不需要把它推回、给回或转给社群的其他部分。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认为 ATRT 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指导，一些很好的提示，我们可以从后续进展中受益，我期待着进一步实施它。

关于我们参与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演变，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意见，但我觉得，当我们继续面对面开会时，进展会更快，因为这确实关系到相互感受和学习如何最好地开展工作，而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个框架。但是，其实我们说的是降低优先级，因为既然人们已经在 Zoom 会议室后面花了那么多时间来开展

业务，你为什么还要花更多时间来改进业务或帮助他人改进他们的业务呢。是的，这是有原因的，但它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投入。所以这是另一部分。我希望这样有帮助。

贝基·拜耳：

谢谢马腾。

库尔特，希望你能发言。

库尔特·普里茨

(Kurt Pritz)：

好的，非常感谢贝基。我很抱歉你看不到我，但可能不是你。

我想具体回答一下你的问题。我认为，你知道，萨曼莎和唐娜在更高的层面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可能是更好的方法。但是，关于董事会应该在哪些方面介入更多，特别是关于 SSAD，从理事会的角度来看，我们说，你知道，我们批准 SSAD，但团队或理事会没有必要的资金。我们意识到这涉及到很高的成本，理事会或团队没有必要的资金来进行这种成本/效益分析，所以我们肯定可以推荐它。因此，理事会告诉董事会，在批准之前，能不能请你做这个成本/效益分析？这就是 SSAD 的促成因素 — 我想是 ODP 的促成因素。而每一次 ODP 的迭代，理事会的成员都不断地说，你知道，这需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因此对于 SSAD，我们 — 我想理事会和社群期望董事会批准它，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分析，或者我们认为它不好。因此，我

们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些运营角色，你可以分配给员工或其他地方。在 SubPro 上，我们说它在这里，去吧。所以我们没有 — 我们没有期望董事会，你知道，回到社群寻求任何东西。我们期望董事会去考虑它，并批准建议，并遵循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还可以在其他哪些方面介入？你知道，为什么 — 为什么注册目录服务 (RDS) 谈判要花这么长时间？你知道，WHOIS 也许一年前就应该废止了。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为什么 EPDP 第 1 阶段工作建议基本上仍在谈判中，我们甚至认为它两年前就该完成了？为什么还在进行？

所以这些实施讨论似乎一直在进行，没完没了，令人倍感挫折，这里董事会应该介入，说明为什么要那么久。

谢谢。谢谢大家让我发言。

贝基·拜耳：

谢谢。

还有人在排队吗？我看到了跃然，还有没有其他人是我没有看到的？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好的，跃然，请。

马跃然：

谢谢你，库尔特，也谢谢大家。我想，既然贝基刚才的发言带有一点挑衅，所以也许我也应该这样。

我们也多次谈到建议，我们从社群的许多部分听到了这些建议。有一件事，我想实际上这个小组曾经谈到了，当一个审核小组成立时，当这种审核涉及到一个被 SO 和 AC 承认的范围界定文件，还有最终结果时，你们所有人都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有很多次不同意审核建议。然后你们也认为它超出了范围。

而实际上，让 SO 和 AC 作为批准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将帮助董事会缩短这一流程。因为有时对董事会来说也有点困难，例如，关于 SSR2 的问题，我们知道在社群内有非常多的争论。我想，现在已经在 GAC 中进行了辩论。所以要简化一些流程，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流程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说并不（听不清）。实际上我认为，一个我们都同意的定义明确的流程实际上可以使它大大加快。

但回到 — 如果你记得我们几年前开展的泡泡糖项目（Hubba-Bubba 项目），我们开展了导向 PDP 的所有流程，我们有很多复杂的设置方式，我是第一个同意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应该一起检查的人。但我们必须一起做。

所以我认为，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建议。我同意，董事会与布莱恩·库特一起开始的项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是的，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降级了。实际上，当时我们也对该项目提出了相当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也来自这个小组，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做。而我同意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并且说不优先考虑它，因为来自人们的意见非常强烈。

我想我们正努力一起建立，我们必须一起排列优先级。社群、董事会和组织，我们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必须排列优先级。我不想让董事会或组织处于特殊地位，不按照自下而上的流程来做决定。但这是一个具体的提议，当涉及到建议时，也许要让 SO 和 AC 先同意这些建议，然后再实际提交到董事会。

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有其他意见么？我没看到其他人举手。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是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但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有望迅速采取行动。

我只想补充之前某个人的观点，我想也许是马克西姆 (Maxim) 和詹姆斯 (James) 提出的，那就是，也许我们应该暂停，在我们解决手头的问题之前，不要着手处理新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 — 这完全在排列优先级的范围内。所以我只是想花点时间承认，这也是对话的一部分。

萨曼莎和阿什利，我们谈完这个主题了吗？

唐娜，我...

唐娜·奥斯汀：抱歉贝基。我很快说一下，你可以稍后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这个建议是否对董事会目前的工作负荷有帮助。

贝基·拜耳：嗯，我认为这绝对是 — 这绝对是在讨论桌上，但我认为，这是与哈维尔和贝基以及那个团队对话的一部分。

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你是说关于批准审核建议的建议？如果是的话 — 哦，我是艾芙丽。如果是的话，那么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拿到了审核建议。有人期望它们被批准。然而，我们必须处理这样一个事实：利益相关方团体 X 是否真的同意这些建议？我们在这些建议中看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处理什么问题？这就开始了一连串的讨论、检查，可能的话，还有评论，对评论的解释，等等。比如说，对于 WS2，很容易说，对，总体上，人人都接受它们。可能有一些细节需要讨论。可能有，你知道，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具体因素。但总的来说，我们知道，所有的 SO 和 AC 都接受了它们，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至于其他建议，虽然我们拿到了，但是每个人都接受它们吗？我们知道，所有的审核人员都是在他们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支持下加入的，因此，他们得到了授权。但是，他们最后拿出的成果是利益相关方团体所接受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真的必须花时间根据我们搜集到的证据来进行判断。谢谢。

贝基·拜耳：

好的。我想唐娜的问题是，董事会是否会考虑停止所有新的工作，以解决正在排队的工作？杰夫 (Jeff) 指出，正在进行的现有政策实施工作不算是新工作。

我认为 — 你知道，我认为确实如此，尽管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很多活动目标。我认为，这并不像 — 像我们在很多和 EPDP 有关的事务中看到的那样，有很多政策处于进行状态。而且有一定复杂性。

那么，我们该转到董事会的问题上了吗？布莱恩是 — 好...

董事会什么时候重启隐私和代理服务授权问题 (PPSAI)？我相信这项工作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在解决与 SSAD 有关的几个问题的同时，我认为相关重启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是，当然，这也和 ODP 息息相关。

好的。接下来，董事会的讨论主题是，你们认为我们可以如何更加高效、紧密地与全球政府合作，并在关乎 ICANN 使命的地缘政治议题上展开咨询、帮助、能力建设和互动。

马腾，你要为我们（听不清），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马腾·波特曼：

我认为很明显，战略规划的第四个领域，这个地缘政治局势，也影响到我们履行使命的能力。这其实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将我们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所拥有的智慧和渠道全球化，以获得最好的结果。

跃然正在领导一项艰巨的工作，正如你们从他的报告中看到的那样。同样，你们也看到了外展方面正在进行的活动。事实上，我们的 GAC 有超过 170 多个政府表示了兴趣并对 ICANN 做出贡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然而，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把自己组织得更好，最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显然，这也直接关系到合法性和 ICANN 成功完成其使命的利益。

好。问题是，你们认为我们还能做什么，或者你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我希望这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背景。

阿什利·海内曼：

好的，谢谢。如果现在轮到我们的话，我是阿什利，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

我的任务是主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首先 — 我认为你们做得非常好。我要特别指出埃琳娜·普雷西达 (Elena Plexida)。她在与欧洲人打交道方面表现出色，知道有关立法草案的进展情况。我知道你们都在教育网络研讨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此我表示赞赏。我的意思是，来自埃琳娜的信息是无价的。

我认为可以继续这样做，还可以复制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我的意思是，在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着大量工作。

我认为赋予 GAC 权力也很重要，在 GAC 的基础上，在 ICANN 流程中有这样一群人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 — 不管怎样，都没有专门负责域名系统的政府部门。当你是政府时，有的东西人们不愿插手。

因此，我认为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跟上速度，同时我们其他人也需要跟上速度，我认为这确实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继续你们的部长级对话，使他们的上级知道这些是重要的关键问题，有机会教育他们。

但我认为维持你们现有的使命，继续开展教育活动是极其重要的。我想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们大家，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你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些答复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更有帮助的反馈。

所以问题是——就事论事，不一定理解。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这是一个优先事项？我可以猜测。有大量的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也许有其他因素促使你们把它作为一个优先事项。

另外，ICANN 在你们有效参与的能力方面看到了哪些挑战和差距？你们在目前的工作方式中是否看到了问题？

你们认为与政府接触的理想结果是什么？更好地理解你们的回答，我们也许就能给你们提供更有帮助的反馈。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阿什利。你的手还举着。好的。

我先抛砖引玉，同时董事会的每个人都要考虑如何回应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非常好。我知道跃然在这方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

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件事是，你知道，我们最近刚刚看到的立法反应，似乎是对政策制定流程的进行方式不满意，特别是 EPDP 第 2(a) 阶段的内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当倾向性转向国家或地区立法时，如果政策制定流程不顺畅，我们如何与政府更好地互动，以确保这不会影响我们在适当环境中制定政策的能力。因此，我只想说是促使我关注此事的一点。

下面有请跃然，然后是马修。

马跃然：

谢谢。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在首席执行官报告的第 65 页及以后，我整个星期都在推销它 — 我希望你们现在都读到了 — 当涉及到世界各地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时，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是的，实际上我们很幸运，有一个充满活力的 GAC 作为社群的一部分活跃在我们当中。他们往往不是来自任何政府的立法部门。我们知道他们返回了报告，但我们也需要与真正的立法者进行对话。

你们以前都听过我的话，所以我正在努力想出一些新的说法。

我们与政府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根据我们现在 — 我想是三年前 — 提出的章程进行的。有人可以帮我把它发到聊天框中。我将不胜感激。因此，我们只是从技术角度来谈。

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和往常一样，我们的目的是，维护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以及 ICANN 社群做决定的能力。我们看到立法提案要么对其产生影响 — GDPR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要么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人们连接到一个开放互联网的能力。我们也看到了这些。

我认为我们正在 — 非常感谢你对埃琳娜和团队其他成员的称赞。你已经看到，我们不仅关注欧盟。我们正在参与了解世界各地的许多这方面的立法。例如，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向董事会提交和发送的国家文件中，我们实际上检查过立法。我想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新文件即将出台。我们已经完成了。在荷兰有一个。我们已经完成了。俄罗斯有几个。还有几个国家，我们实际上记录下了它们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需要接受的是，世界各地的政府 — 我不是说这是错的，互联网已经被证明是世界各地任何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是你的错。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当选官员当然不仅在看好处，而且也在看坏处。

我不会说他们对其中一些事情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知道互联网实际上如何工作，不知道我们所代表的底层技术或平台之间的区别，这是我们经常与他们谈论的主题之一。

我真的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且要把 ICANN 社群内关于这些事情的更好的讨论放在前面和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议，在每一届 ICANN 会议上，至少应该有一个 90 分钟的会议来讨论地理问题、我们了解到在联合国发生了什么、在世界其他政府间组织 (IGO) 发生了什么、正在进行什么讨论。你我都了解，现在有些国家有一个平台，不仅要接管 ICANN，而且要对 RIR、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国家和地区代码运营商作出政府决定。希望我说的缩写词是对的。

我认为，活跃在 ICANN 的每个人都对这个对话感兴趣。所以这是一种方式 — 我之前说过，我们在过渡期已经五年了。

在 COVID 期间，你我都看到了世界各地关于这个问题的两极化讨论。我认为，我们需要在 ICANN 内部进行这种讨论。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看到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以及 ICANN 的角色和这个生态系统中其他角色的威胁在增加。但我也认为，我们应该更好地进行沟通，彼此之间好好商量。

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在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声音。为了更好地协调，协同工作，也尊重 ICANN 社群的不同部分在诸如隐私、执法的作用等某些事情上永远不会达成一致的事实，我们仍然有对话，可以分享我们知道的事情。

你们也看到了我的目标，你们还将看到董事会已经给我分配了任务，当涉及到世界各地的法律行动时，实际上增加了一个更好的协调工作，以及与政府的合作。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工作更加透明，比 ICANN 首席执行官报告第 65 页和之后的内容还要透明。谢谢。

希望这样回答能让你满意，阿什利。

贝基·拜耳：

谢谢跃然。马修。

马修·希尔斯：

谢谢阿什利。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跃然的团队在联系各国政府和向他们宣传 ICANN 方面做得很好。

我认为，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一个巨大挑战是，网络主权、数字主权，不管你想称之为什么，其范围越来越大，影响 ICANN 和可互用互联网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人们担心，无论是设计还是默认，在加密方面采取的措施，在网络安全方面采取的

措施，甚至在对 ICANN 有敏感认识的政府中，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对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非常小心。

因此，与政府的通报工作，增加关于现有状况的情报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想说的是，这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加强专注这些事情的需求，特别是在预备阶段，正如跃然所说，在未来两到五年即将召开的一些会议中。谢谢。

贝基·拜耳：

谢谢马修。

其他人呢？萨曼莎，请讲。

萨曼莎·德梅特拉：

我刚刚举的手，因为我想贝丝在排队，但你看不到她的手。抱歉，贝丝。

贝丝·培根 (Beth Bacon)： 萨曼莎，你要发言，还是代我举的手？

萨曼莎·德梅特拉：

是代你举的。

贝丝·培根： 非常感谢。我是贝丝·培根。我欣赏这个问题，也欣赏贝基和跃然的不同看法。

但我想指出的是，在问题和跃然的反应中，我好像听到了两个不同问题的阐述。

听起来，跃然，从你的角度，也许你想要更多地与社群沟通或在社群之间进行沟通，以了解和沟通问题并进行协调。我认为这当然是值得讨论的事情。但是，这似乎是一个单独的任务，不同于 ICANN 如何能够更有效地与政府接触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很重要。

再说一遍，我们姑且把这称为埃琳娜的表白秀吧。她一直在提供极大的帮助。我认为她的工作非常出色。她真正传达了 ICANN 的问题和工作范围，并且在教育政府和帮助我们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认为必须说明的是，我们确实有一个资源，理解 GAC — 它有它的角色和工作范围，它可能不是立法者或我们想要交谈的人。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 GAC 工作过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可以回去跟他们说，嘿，我们真的想谈谈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和你的同事当中的谁谈谈？我们可以为谁准备资料？

我认为，ICANN 和 GAC 可以进行更有力的教育和资源工具的讨论，提供信息，提供材料，然后 GAC 就可以带回去交给他们的同事，这些同事也许是真正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合适的人，在这些材料中显示我们正在工作，显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说，嘿，GAC 里也许没有合适的人。

我认为 GAC 和 ICANN 董事会，当然，有非常正式的讨论，在建议和公报以及所有这些有趣的东西方面。但我认为，与他们进行更随意的讨论，并谈谈我们如何能助力你帮助其他所有人，这是有价值的。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讨论和你们在这方面的所有努力。

贝基·拜耳：

谢谢，贝丝。

马跃然：

我可以说几句吗？我们与个别 GAC 成员进行了非常多的合作。而且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常常心怀感激。当我们与政府接触时，我们经常将 GAC 成员也包括在这些讨论中，有时令政府感到惊讶。但我们确保会这样做。

我们还为 GAC 做简报，包括集体形式和个人形式。

说到这里，贝丝，我同意你的观点，有很多事情 — 实际上我们昨天与 GAC 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最后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简报，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事情方面。

我也问过 — 我不记得是谁在 ICANN 会议上说的。我想这是来自签约方机构的信息。也许是你，贝丝，你问为什么不 — 不，也许是雷格 (Reg) — 说你们为什么不要求 GAC 成员到 GAC 来，提出可能对 ICANN 制定互用性政策的能力有影响的立法。所以我们提出了这个要求。

你也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这意味着他们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成员，也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有责任。当涉及到议会事务以及与其他政府就地方法律进行互动时，那就是具体决定做出的地方。我可以理解，并非所有政府都愿意去做这件事。

说到这里，我想赞扬一下欧盟委员会，他们实际上去到了 ICANN 社群介绍 NIS2 的情况。他们只是没有在 GAC 做这件事。

所以我认为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同意这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认为有一些改进是必须要做的。我们正在寻找像这样的意见来学习和提高。

谢谢你，贝丝。我想大多数时候我实际上都同意你的观点，关于埃琳娜的工作也是。但我也想指出，我们有一个真正优秀的团队。根据你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或你所做的事情，或多或少需要我们有一个优秀的团队。

而且我们正在扩大埃琳娜的团队。我们也在美国国会山工作，当然，与我们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NTIA) 的朋友一起。我们与布鲁塞尔合作。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工作。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与联合国的合作，我们也提交了有关文件，现在联合国正成为讨论 ICANN 角色的地方之一。

贝基·拜耳： 谢谢。唐娜？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我是唐娜·奥斯汀。

跃然，接着你有关向社群做简报的建议。

贝基·拜耳： 谢谢，唐娜。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我是唐娜·奥斯汀。

那么，跃然，接着你有关向社群做简报的讨论，你知道，我认为每年向社群做三次简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认为这将受到社群的欢迎，并且会有很多人参加。因此，我认为任何信息的分享，特别是在现在我们努力争取进行面对面互动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个很棒的主意。

马跃然： 谢谢。你还在会议社群的规划委员会中吗？

唐娜·奥斯汀： （摇头。）

马跃然： 哦，因为他们是这个问题的决策者。

唐娜·奥斯汀： 我想这是 — 这当然是我们在规划委员会的代表可以向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也许 ICANN 组织可以在每届会议期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集中讨论某些事情，这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我想在规划委员会内部曾经有一个共识，就是要给 ICANN 组织一个机会来举办全体会议。

马跃然： 我没有意见。我只是，你知道，寻找 — 我想很多人都认同这是个好主意，因此，我 — 但我们不是这个问题的决策者。实际上，最终决定要由规划委员会做出。

贝基·拜耳：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想法？

我没看到有人举手，如果我漏掉了谁，请告诉我。

好的。我想这个主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我们要回到排列优先级的问题上吗？不要，开个玩笑。我们可以（笑声）。我们可以。

有没有人对其他任何主题有其他任何想法？

在聊天框中正在进行一个非常活跃的对话，我认为非常值得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

好的。下面，我想我们还有 8 分钟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对话。

等等。抱歉。有人说，“不，等等。”

好的。无论如何，我们什么时候恢复面对面？这是阿什利想问的。而克里斯 (Chris) 想去酒吧了。我对这些事情都很在行。
好的，请讲，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贝基。我是萨曼莎。我只是想，既然我们还有几分钟，我想插一句，也就是关于我们何时恢复面对面的问题。我知道我们还没有答案，但我只是想说，未来如果我们在 CPH 和 ICANN 董事会之间举行这些会议，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再用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形式，而是改用普通的 Zoom 会议室，我想我们的成员会非常感激。

这只是我的一个请求。我知道还有其他问题，但我认为这将大大促进这些会议的互动性。我认为我们在保持远程讨论的活跃性方面做得很好，但这只是我对改变形式的常规建议。所以感谢你们的考虑。

贝基·拜耳：

谢谢。是的，我们听到了。而且我总是认为我们已经做出了改变，但不知为何我们没有达到目的。

好的。

谢谢大家，我们进行了非常好、非常热烈的讨论。

马跃然： 贝基？贝基？

贝基·拜耳： 好的。

马跃然： 我还没说够。有一件事。我想感谢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在将信息添加到域名滥用活动报告 (DAAR) 系统时与我们达成了协议。有时我听到有人抱怨说，ICANN 什么都不做，或者签约方在打击滥用方面什么都不做。有时我还听到人们说，ICANN 组织从来没有提出过可以改进工作方式的建议。我——当然，有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得不一样并且做得更好，我并不是说这是终极答案，但这表明，通过良好的对话，改进了我们的一个系统，并且实际变更了与注册管理机构的合同——在这一点上我要称赞你们。我认为你们值得称赞，因为这表明你们认真对待域名系统 (DNS) 问题，而且也愿意参与到如何改进的对话中。

所以，也许是一次，也许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我真的想感谢你们的良好合作和良好讨论。我希望你们也因此从 ICANN 社群的其他部分得到赞誉，因为你们非常值得。这不是解决方案的

终点。这不是最终解决方案。不是每件事都会一帆风顺。但至少它表明了承诺。

谢谢。非常感谢。

贝基·拜耳：

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好的，快速回应一下跃然。我非常 — 非常感谢你的溢美之词。我希望社群的其他成员把它看作是我们承诺解决 DNS 滥用问题和安全问题的体现。我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就像整个课题一样，对吗？我们有我们的工作组，注册服务机构有他们的工作组，这些人一直在努力工作提出好的文件，做一些出色的工作，以供社群检查考虑，因为我们对 DNS 滥用主题非常投入。所以我很高兴听到这有望成为一个很好的标志，对更广泛的社群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所以非常感谢，跃然。也期待着解决这个问题。

贝基·拜耳：

很好。好的，谢谢大家，就像我说过的，我们将在 ODP 网络研讨会上再见。

马腾·波特曼： 谢谢大家的精彩讨论，也谢谢贝基的优秀主持。非常感谢。

贝基·拜耳： 谢谢大家。

马腾·波特曼： 再见。

贝基·拜耳： 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